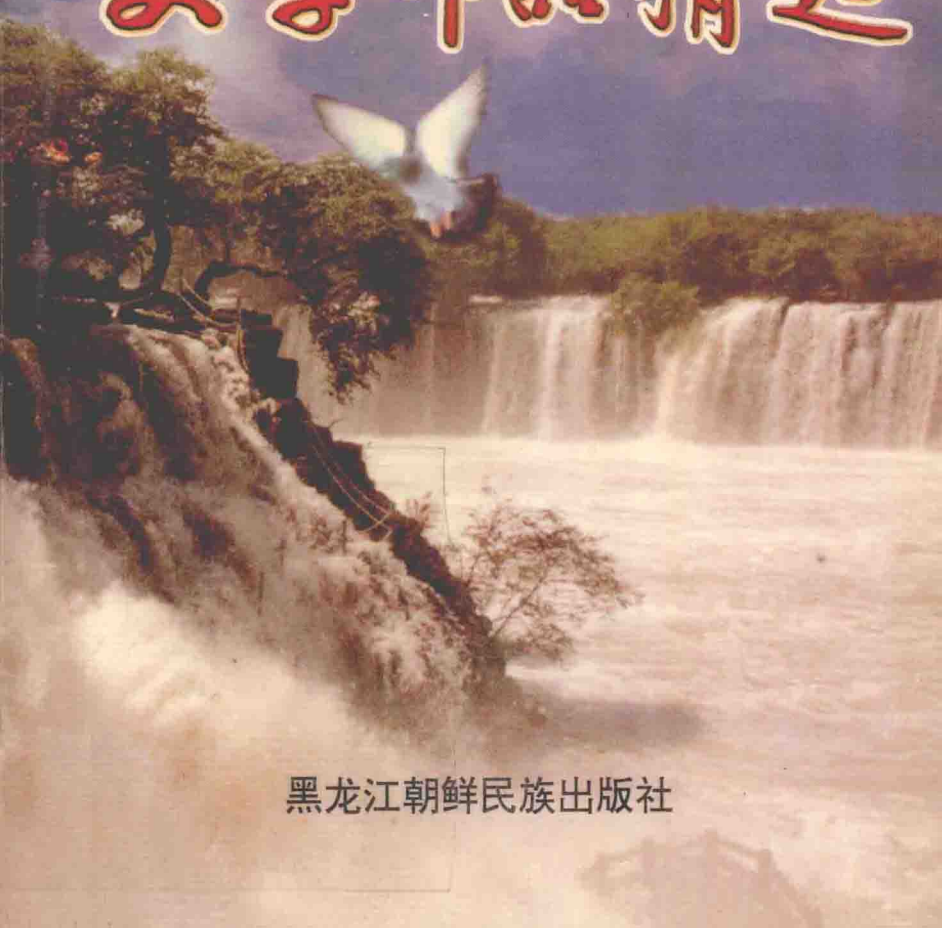


建 国 50 周 年 文 丛



牡丹江市 文学作品精选

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

小说

钟 声

陈桂珍

我们家住在火车站旁边，南来北往的火车一天不知有多少趟。

“哐——”，“呜——”，有长声、有短声；轮子有转得快的，有转得慢的。在这么多的火车声中，孩子他爸爸老于包乘的那台机车一来，听声音，我们全家就知道了，为啥？因为他那台火车头上有个铜钟，车一进信号，他就打开开关，钟就当唧当唧响起来，越走到家门口，铜钟响得越欢，当唧当唧……好像有个约会似的，告诉：“我回来啦！我回来啦！”

一听铃铛响，孩子们蹦得老高：

“妈呀！我爸回来啦！妈呀！我爸回来啦！”吵着跳着跑出去等着。这时，如果碰着我休息在家，就欢生火，紧切菜，做出好饭好菜等着。

年年铃铛响，年年欢接笑送。原来是一个孩子跑去接，现在是五个孩子等着迎啦！

邻居常笑说：“看人家老于两口子，孩子都一大帮了还像新

结婚似的。”

前天，我开会回来，铜钟又响了，我正要生火烙饼，孩子们像众星捧月似地拥着他进来了。一进门，兴冲冲地催我：

“饭好了吗？吃完咱们照订婚像去！”

“干啥去？”

“照——订——婚——相！”他一字一字拆开说，我白了他一眼：“别没正经的了，孩子都快二十啦，还总闹着玩。”这时，谁知老于一脸正经地说：“孩子大了咋的，正因为这个才照呢！你算算今天是啥日子？”

我一寻思：前天是八月十五，今天……可不是，今天是我俩结婚二十年的日子呀！

现在我俩将近四十了，人虽老了点，可是心倒越来越年轻了，结婚穿的衣服，式样早就旧了；可是，我俩的爱情却越来越新鲜了。说起来，也真有点意思。正像《李双双》电影中，她丈夫喜旺说的：

“现在年轻人是先恋爱后结婚，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！”

我和老于俩，也是这样！

那时，我们是大家，12口人，婆婆当家，每天吃饭，婆婆动嘴我动手。

有一天晌午，婆婆又一声令下：

“今晌：高粱米饭，煮咸鸡蛋。”

我问：“煮几个？”

“11个——一人一个！”

你想想，12口人，煮11个，还说是一人一个；这不明摆着没有我的份吗？不给就不吃，这，我倒不在意，儿媳妇嘛。

晌午，下学的、下工的都回来吃饭了，炕上一桌，地下一桌。一个人，我给盛上一碗；一个人，我给放上一个蛋，把大

伙打点好，我又到灶坑烧水去了。一会儿工夫，先吃的，放下碗走了，我才上桌拾起筷子。丈夫对我说：

“喂，使我的碗吧——不埋汰！”

我心想，谁嫌乎你呀！他把碗倒扣着，我翻过来一看，里边还扣着半个鸡蛋。我说：“看你挺大个人，半个鸡蛋还吃不上？”

“咸！”他说。

我这个人死心眼儿，给我棒槌就当针了。尝了一口说：“哪咸？”他瞪我一眼，抬脚上工去了。我这才明白：他是在疼我哩！在老人面前又不好说是留给我的。他疼我，我也疼他，跑火车是没黑没白日的，赶上啥时候是啥时候。若是半夜走班，我非给他做他爱吃的饭菜，热汤热水的，总让他高高兴兴地走了，我心里才好受。

婆婆对我两个心眼。这还不算，她时常话里话外敲打我：

“哼！好男占九妻。等我儿子能开车，再娶好的，现在要你——就是为做活！”

说我、骂我别的，我都能咽下去；可是一听这话，我的心就像掉进凉水盆一样。虽然丈夫没说这句话，可是，以后他不会这样做呢？我心里老有一块阴云。

花一开一落，雁秋去春来。一晃，我们有两个孩子了，第二个孩子将满月，就解放啦！

一解放，天地都翻了一个个儿。

1946年，我们住的那个城镇成立了民主政府，工人还组织了工会，老于也当了会员，这还不算，工会还送他上了职工学校去学习。和他一起干活的人都说：“老于不简单，小时候爹妈没供起念书，想不到他当爸爸时，新国家他还上学啦！”一些亲友中的老一辈人都夸奖：“老于家大小子可真有出息，看人家，上省里念书去了。”

我的公公婆婆听了这些话，都乐得闭不上嘴。我呢，当然也高兴。可心里又不知啥滋味。一个人常想：他学习，真是好事儿，一念书，懂的事就更多啦；我和他比可差远了。

三个月后，他学习结束回来了。人没大变化，个还是那么高。使我注意的是：他比过去爱说话啦，什么事都出头，像成立这个团哪、那个会呀，纠察队搞清算，宣传队演剧，都少不了他，他参加了就行了呗，还拉着我。

“三八”节那天，非让我和他一块儿去开会。他一说，我一扭脖子，追急了，我就说：

“我不能去，活儿还没做完呢！”

“啥活？”

“推磨。”

我这是拿活挡他。他可好，抱起磨杆帮我推。他，脚大，步也宽，小磨推得飞飞转，一圈一圈，不大一会，都推完了。

“走吧！”他又催我。我说孩子咋办？他说抱着。

“我不去，老娘家不知道啥叫开会！”这回他有点不高兴，沉下脸，对我说：

“正因为你不知道啥，才叫你去开会呢！这是为你好，你怎么不知好歹。你不想一想，从你到咱家，多咱都是让你多干活，少说话，哪让你出来过？”是呀，以前他对我好，可没像现在这样。他又耐心给我解释说：“咱们组织妇女是为了让妇女参加活动，受教育，长知识，争取彻底翻身，不受压迫……”

我听了他的话，似懂非懂，不知咋好，干脆不作声。他看把我说服了，一手抱起小的，一手领着大的，边往外走边对我说：“别磨了。我一手一个，哪儿还有手拽你呀！快走吧！”

就这样，他在前边走，我在后边跟，心里不愿去，脚也懒得抬，一下子让门坎把鞋绊掉了。我又慢腾腾蹲下去提鞋，可

他已经走出大门了。看我提鞋，又站下等我，说：

“你就硬磨吧！不管怎么的，我也等着你。你不前进，我，拉也拉着你走。”

我赌气地说：“谁用你拉，我自己会走！”

我就这样第一次参加了社会活动。开会前学个歌：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。这次会，主要是建立家属组织，会上还把我选上小组长。天哪！我知道小组长是干啥的？我就不干。他那时候也在场，听人介绍他是工会宣传委员。他看我推了，就紧忙替我说：“行！行！当吧！”

就像树木一黄一绿要年年更新一样，我们夫妻生活里也增加了新内容。以前我就是为他做饭、补补袜子；他呢，跑跑外，关心我的吃喝。但从这以后，我俩不光在生活上“互助组”了，他还经常给我讲道理，教给我做组织工作。那开火车的大手教我写字，机油的香味，沾到我的手上；工人那关心大事、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，也照亮了我的眼睛。

不久，土改开始了，原来的妇女主任是富农分子，被群众罢免了，把我选上了。这回领导地区妇女，可比小组长的担子重了。不过，也好，在工会主任直接领导下做工作，学的东西多了，进步也快。工会又组织了土改基干大队，我们俩，他是正队长，我是副队长，配合农村进行土改。

晚上，尽开群众会。老太太就不愿意了。饭菜都端上炕，我叫：“娘，吃饭吧！”不吱声，我再叫一遍还不言语，叫到三遍还不过来，我明白了，老婆婆这是用计哩：她不上桌，我不敢吃饭，我吃晚了就开不成会了吗！这时，老于就拉着老娘吃，说饭菜凉了，娘吃了胃口疼。他陪着婆婆吃完饭，又帮我捡桌子，扫地，捋袖子涮碗……每回，都是等我一块儿出门。如果碰上他在基干队上，没空回来叫我，也打发个人到家接我。为啥？怕

叫老娘扣住不让出来呀！他也数说他妈这样不对——那可是我不在跟前。这是给他妈留个脸面。他还给他妈讲新事，比古事。老太太嘴还是那么硬，管的可就不那么严了。

别看在私事上他细声软语地，在斗争时可按章行事了。

那时，我们是配合农村进行土改斗争的。农村斗争地主富农，我们在城镇堵住，不让他们往城镇跑。

有一次，老于开会去了。我这个副队长就领着干。抓来一个富农子弟，他爸爸在乡下被斗中跑了，我们就审他窝藏起来没有。审着审着，有人揭发他虐待老婆，一脚把老婆踢小月了……我一听火了，心里同情那受苦的妇女，瞅着这眼前的坏蛋，唾一口一拍桌子发了话：

“一人一皮带！”不是人人腰里扎着皮带吗？大家就抡起来了，一边打一边问：“看你还敢打老婆不了？”至于追问地主的事，倒忘到一边了。

可也斗完了，那坏蛋还没走，老于回来了。他看了看，当时没吱声。

晚上，基干队开会检查工作。

老于板着脸问：

“今天的堂，谁审的？”

“我！”我理直气壮。

“你斗错了，让你搞土地斗争，怎么管起打老婆的事来了？再说，按政策也不许打人！”

我不服：“怎么的？打——给妇女出气！”他一瞪眼：“这是闹着玩吗？这是阶级斗争，你不该转移方向！这是错误！”

我一看他瞪眼，心里冤得慌。

女基干队员们一看这样，怕我们两口子打架，忙说：

“不怪陈姐，我们也吵吵打来的，那小子是气人！”

这事就压下了，又布置明天斗争的事。

开完会，往回走的道上，老于说：

“你眼睛里，怎么只有‘妇女’两个字，你得从整个阶级出发。”

“阶级？”我不觉一怔。他就耐心地讲，什么叫阶级、什么叫革命，革命的目的……他那职工学校没白念，一套一套的，把我说服了。我笑着怪他：“你咋不早告诉我，叫我在外头出洋相。”

他又和气地道：

“不是我争你，在家，你我没大没小的；出门搞斗争，我是正队长，你是副队长，遇事你该问问我再干。”

回到家，油灯底下给我念：“谁养活谁”，添了两次油，念到小鸡叫。我就好像睡梦才醒，又像太阳照到心里啦！解放前，我是上炕认识丈夫孩子，下炕认得锅碗瓢盆；刚参加斗争，知道了个“妇女”问题。

以后，处事就拿“阶级”量量，按政策查查，斗争挺顺利。

可就是有一样，叫我不痛快。

晚上，处理完工作，明明没事了，他把我送回家，他又走了。问他上哪？说是有事，一会就回来。到底啥事？他也不说。他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呢？女人倒是心小，想起解放前他妈说等儿子能开车再娶的话，我心就搁不下了。后来，我耐不住，找了工会。工会主席听我说完，笑着给我解释：“放心吧，老于是个顶好的人，不会有什么坏事，我敢担保。”我又找军事代表，军事代表也这么说。常言说得好：好事不出乡，坏事传千里。既然大家都这样说，好坏就是没事了。

土改结束后，领导又把老于送到省里学习。我心里想：第一次他学习回来，知道那么多事，好像和以前成了两个人似的，这回回来不一定变成啥样子，一股赌气劲儿来了：我不能总怕

他把我丢下。他进步了，走到前头去了，我是叫他站下等我呢，还是我紧走几步撵上他呢？不，我得追上去。他能上学，好事；我没条件，在家学，抱磨杆也读新书。各项活动，我背着孩子都不落。一点也不让它误；三顿饭应时应晌做，抓空还给婆婆纳鞋底；婆婆也坐不住炕了，帮着哄孩子，开会催我快走，碗筷她也收拾了。

这时，工会韩主席给我个任务：组织家属慰问伤病员。我和委员会的姐妹们把妇女组织起来。轮流下病房，洗血衣，做棉被。战士的鲜血，染红衣服，也染红了我的心。想起我做工，还有和丈夫赌气的劲头在里面，就感到不安了。战士们流血牺牲是为了大伙，我怎么能这样呢？经常看电影、戏剧，刘胡兰、赵一曼在我脑子里闪来闪去。我下决心学习她们。我跟韩主席说，我要去当女兵打敌人。韩主席知道我的心情，就说：“前方打仗，要靠后方支援，做什么都是干革命。”当时我又跟韩主席要求入党，韩主席笑了，他鼓励我许多话。从此，我心里更亮堂了，有了奔头，浑身是劲。所以，以后只要有关前方的事，我都跑在前头。

老子第二次学习回来了，地区活动也不那么多了，土改结束，主要活动转入了一切支援解放战争。他又回到火车上，把军用物资拉到前方。可是，他有时候休班在家，夜间睡一觉又没有了。真让我纳闷。不过，这咱，我不怕他丢下我啦，一来他不能；二来，我一脑子事：什么军鞋该送了，被服该评等了什么的。有点不痛快，想想就过去了。

一天，我上政府送军鞋回来，韩主席说：

“你写份自传。”接着又给讲啥叫自传，怎样写……这晚上我高兴得一夜没合眼。

自传交给韩主席，军事代表找我谈完话，给我一张表让我

填上。我接过一看，是“党员登记表”。那时期，党还没公开，群众不知啥是党，更不知谁是党员。

军事代表讲了好多好多关于党的基本知识，最后告诉我，这些事不要对外人讲，就是自己的父母、丈夫、孩子，都不能说。说了就叫泄密，会给党造成很大的损失。

这些话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。多有意思呀！我高兴得直滴眼泪，也不知道说啥好哩！偷偷地趁老于不在家，我插上门，填好，交给军事代表了。第三天，工会组织委员悄悄告诉我，说：“你被批准为后补党员啦，晚上九点钟到军事代表室来开会，举行入党仪式。”把我送出门时又嘱咐：

“决不能让第二人知道秘密，一个党员首要一条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听党的话……”

这天，我就老盼太阳快点落。好容易到了四点，我就从基干队回家来了。一边走一边唱歌，唱什么？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，这是我第一次学的歌：这歌又多贴我的心啊！到家，挑起扁担就上井台，七八十斤的水桶压在肩，我挑着还唱。

六点钟就吃完了晚饭。老于也休班在家。我把床铺好，哄孩子睡觉。老于坐在椅子上看报。可把我急坏了，我耐不住地催他：“别看啦，睡觉吧！”

“忙啥？才六点多，哪天也没睡这么早。”

七点啦，孩子都呼呼睡了，他还看，我可是急眼了，我今天晚上还有大事呢，你睡了我好走，偏偏就跟我捣乱。到八点半啦，我可是再稳不住了，上炕换上我最满意的蓝东北服，扎上那根光荣的皮带，跟他商量：“你不睡也好，给我看孩子，我出去一趟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嗯……妇女的事呗！”

“眼看九点了，看人家睡觉呢！有事明天办。”

“明天就晚了。”我心想：无论问啥，我也不告诉他。

“去哪儿？我陪你！”

我急得直抓挠，他又缠着我不叫离开，哎，我就说说气话吧！我说：

“这还叫平等呢！你睡睡觉半宿就没啦，问你说有事，我都没阻挡你；我要出去一趟，你就看上啦！”

我这么一说，他松手了。谁知他看一下表，说：“好！好！我不跟着你，你走吧，我上运转看看车去。”

他走后，我等了一会儿才出门。大步跑、小步颠，直奔军代表那屋灯亮去了。

打开门一看，屋里坐了好多人。当我一眼看到老于时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哎呀，我也没泄密呀，他怎么跟来了？

“来！桂珍！”我正出神呢，韩主席过来拽我到老于跟前，说：“来！认识不？我给你俩介绍介绍。”我说，都是六七年的夫妻啦，咋不认识？

韩主席一句话道破了这个谜：

“别看是老夫妻，可是新同志哩！”

说得我俩都笑了。我心想：他半宿半宿出去就是开党会呀！

散了会，往回走的路上，看看左右没人，我狠狠地捶了他一拳，“你呀！你瞒得我好苦。”“你咋不早点告诉我？”他反问。

我脱口而出：“这是党的秘密。”

他有理了：“对啦！党没公开，我怎能告诉你。”

我又怪他今天明知我开会，还缠我。他说：“嘿，那是考验你！”

我刚要追他打，叫石头绊一下，鞋掉了。多巧，和我第一次参加斗争情景一样，我说：“你先走吧，你前头走，我后边撵。”

“同志，别这样一前一后的啦，往后，咱俩拉起手来，一块儿前进吧！”

“当啷—当啷—”

老于火车上的铜钟又响了。火车在飞奔；生活在前进。老于对我的感情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：最初，单纯是“夫妇之爱”；解放后，入了党，又增加了新的意义，加上了“同志之爱”。我也明确地领悟到：他对我帮助，也不单在尽丈夫的责任，还有更重要的一面：党对妇女解放的关怀与帮助。这是超乎“夫妻”、“家庭”之上的。所以，这铜钟，我听了二十年，却还像第一次听见那样新鲜。

作者简介

陈桂珍，女，1926年生。铁路职工，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已离休。50年代创作的话剧《家务事》在全国汇演获奖，蜚声文坛。小说《钟声》多次被转载、入选集，还被译成日文、英文、俄文介绍到国外。

三个瓦工

吴明远

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工友们一批批地相继奔赴各工区去了。我被分配到离家千里的“三工区”来当“文教”，这使我有机会饱览了矗立在“北大荒”平原上的著名的“国营友谊农场”的风光。尤其使我高兴的是：我有机会见到了鼎鼎大名的“黑老包”。公司里的人们一提起他来，就啧啧地赞不绝口，我当时心想：这一定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。可惜的是，我到公司已有两三个月，却一直没会见过这位“黑老包”。

人的名，树的影，见到本人却也觉得不怎么稀奇，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“泥水工人”罢了。当然，他也确实有与众不同的地方，那就是他的个头儿和那一张脸：他往那一站就像座烟囱一样，我若跟他站在一块，简直就像一只山羊和一匹骆驼站在一起似的；他那一张脸可真像个“黑老包”，黑黝黝的，起亮光。他不爱笑，也不多说话，可一说句话，震得屋子嗡嗡响。那声音比剧院舞台上那“黑老包”还要大得多。

提起“黑老包”这个名，我还闹出过一场笑话。那还是我

刚到工地的时候，把文化学习组织起来，我自己教文盲班，“黑老包”就在我那班学习。过去我曾听说他学文化挺用心，成绩很不错，自己已经能写个简单的信和便条啥的啦。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，我教了几个生字，便进行提问，我瞅了瞅“黑老包”便对他说：“包师傅，你念念黑板上这几个生……”

我的话音没落，大伙哄一下子都笑了起来。我一愣：大伙笑什么呀！他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。我莫名其妙瞅瞅大伙，瞅瞅“黑老包”，他也被大伙笑得抿着嘴憋不住乐呢。我向他们说：“你们笑的是啥呀？”

坐在我跟前的几位师傅，勉强忍住笑，对我说：“他不姓包，黑老包是他的外号。”

“怎么，他不是姓包哇？”我也吃不住劲儿了。“是呀，他姓万，万士功。”

我拿起点名册一看，果不然是叫万士功。这一下子臊得我脸通红，我带着解释的口吻对大伙，实际上是向“黑老包”道歉：“哎呀，我还不知道，这可闹得太不像话！”

这场笑话弄得我连那堂课都没上好，也只怪自己太马虎，好在“黑老包”倒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

我们是住在同一栋宿舍里，“黑老包”是我们的舍长。我们这栋宿舍的特点是，遵守宿舍制度。据说是因为“黑老包”管得太严，到点就登被起床，到点就熄灯睡觉，熄灯后躺在垫着草的板床上，谁也不敢再抽烟。不过，从我进这栋宿舍起，倒也没看见“黑老包”管过谁。大部分工友称呼他的时候，也都直叫他“黑老包”，他也不在乎地答应着，好像“黑老包”就是他的本名似的。

在我们这栋宿舍里，也就是在他领导的“混合工程队”里，除了他这位“黑老包”之外，还有两位“护卫”着他的“王

朝”——瓦工王师傅和“马汉”——瓦工马师傅。王马二位师傅所以荣获“王朝”“马汉”之称，除他们巧系本姓外，主要是沾了“黑老包”的光：有“黑老包”，当然要有“王朝”“马汉”喽。实际上，“王朝”“马汉”也确实给“黑老包”起一些“护卫”的作用。能写会算的“王朝”常常给“黑老包”出主意，写写算算；膂力过人的“马汉”在日常工作中，总是捡重活干。他们确实称得上是“黑老包”的“两翼”。无论队里的什么工作，一有了问题，他们这三位就首先凑在一块，叽叽喳喳地研究研究。

另外，他们三位还有个共同的嗜好，那就是喜欢唱两口京戏（恐怕这也是他们“雅号”的来源之一吧）。他们每天晚上，都要来段什么“武家坡”啦，“空城计”啦，还有什么“借箭”“借风”的，我也闹不明白。他们每天收工回来，从板床底下拖出面盆，洗一把子脸，到食堂吃了饭回到宿舍，点起一支烟，喷着烟圈的时候，嗓子沙哑的“马汉”就要对“黑老包”说：“黑老包来一段吧。”

“来吧。”“黑老包”照例答应一声表示赞同。

这时候，“王朝”早已把胡琴操起来，吱嘎吱嘎地定好了弦，奏起了过门，什么“西皮”“二黄”的，倒也怪好听。而“黑老包”和“马汉”照例先谦让一番：“你先来吧”、“你先来吧”，到最后，照例是“马汉”嗽嗽嗓子，先来上一段。他每天唱的，也只是好几段老戏，翻来复去，可总是唱得那么满有滋味。你看他们几位，大腿跷到二腿上，闭起了眼睛，右手的食指和中指，倒腾着在炕桌上或膝盖上敲着板眼。看他们这股劲儿可真不小，每天晚上是非来这么一段不可，简直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例行制度了。对于这些，一开始曾使我感到新奇，可是，不出几日，我也习以为常了。渐渐地也饶有兴味地欣赏着：他们那种别有风